

“又一村”杯

读者热线大赛 2600000
重奖重要新闻线索。奖金50-1000元(以见报为准)突发事、稀奇事、感人事、新鲜事
请告诉我们……

闹市区划单行道引发热议

市民褒贬不一,专家认为这是一次有益尝试

本报3月12日讯(记者张磊) 3月11日下午,德州市交警部门发出“拟新增14条单行线征求意见稿”后,单行线“该不该设,怎么设”迅速成为市民热议话题之一。12日,记者采访调查发现,部分市民对设置单行线看法褒贬不一,而专家则表示“事实是检验政策最好的办法。”

德城区地安街是连接三八路与东方红路的一条100

米左右的南北小路,沿街有市中花园和市委宿舍两个小区。因为道路狭窄且夹于闹市区,地安街拥堵难行的交通状况常为市民所诟病。

“地安街路并不窄,拥堵的原因是道路一侧被许多停车位占去了。”市民陈先生说,取消停车位要比划单行线更合理。而与陈先生看法不同的市民也不在少数。“我赞成地安街和新湖大街划成单行道,

这样一南一北形成微循环,早晨去医院看病就不会堵在西门了。”在德州市人民医院就诊的杨女士还建议,设置单行线后应以教育为主,等市民熟悉以后再设监控处罚。除了同意和不同意的呼声外,更多市民对划线持观望态度。“刚刚开始肯定不习惯,过一段时间也就慢慢适应了。”出租车司机徐先生说,措施出台了,监控装上了,慢慢也就适应了,

他更希望的是,划上单行线后能有效缓解市区交通拥堵。

12日,记者联系到德州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公共管理领域的专家徐主任。徐主任表示,设置单行线不是缓解交通压力的唯一办法,但对目前德州的交通状况来说,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。“相关部门一定做过充分的调研,但不能只依靠调研结果就判断是否有益交通。”

酒驾司机等红灯 车停路中睡着了

本报3月12日讯(记者张磊 通讯员陈敏) 3月12日下午3时左右,在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河大道与东风路交叉口,一辆黑色尼桑轿车在直行车道等待红灯时趴窝了,任凭后面车辆鸣喇叭,这辆车就是“无动于衷”。

12日下午3时,执勤民警巡逻至长河大道与东风路交叉口时发现,该路口处由南向北直行道路上排满了车辆,随即前往查看。原来,一辆黑色轿车由南向北行驶至该路口时遇上红绿灯,司机陈某在等待直行红灯时睡着了。民警走近发现,司机躺在驾驶座上呼呼大睡,民警打开车门,一股酒气扑鼻而来,而驾驶人却毫无反应并且呼吸急促、意识模糊。民警立即拨打120急救车,得知驾驶人并无大碍,意识也逐渐恢复清醒。经询问,该车驾驶人中午饮酒。目前,驾驶人陈某已被警方控制,并等待进一步处理。

偷仓库昂贵锯片 一年后销赃被抓

本报3月12日讯(记者孙婷婷 通讯员杨凯) 2014年,临邑一家企业员工李某偷了企业仓库中的两片价值12000多元锯片,藏在家中一年后,原本打算卖掉,没想到在联系买家时露出了马脚。

2014年,在临邑县某企业的仓库内,仓库管理员发现少了两片大型锯片,根据调查,民警推断此案应该是内部员工所为。今年,该企业接到云南的一个电话。电话是向该企业提供锯片的配套供应商打过来咨询的。他们反映,最近有一个德州的电话向他们推销锯片,希望厂家回收购买。由于该锯片的行业限制,德州仅有一两家企业在云南供应商这里购买锯片。

办案民警得知情况后,以锯片厂商的身份,与该男子联系。经过几天的商洽,民警提出要派人看货,次日,两名民警化装成买家,来到了该男子家中,待确定这两片锯片正是企业丢失的那两片后,其他民警进屋将该男子控制,并将其带到派出所。经调查,该男子原是该企业的一名叉车司机,目前,该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。

坐车到异地盗窃 出狱3个月再被抓

本报3月12日讯(记者孙婷婷 通讯员李光明 陈兰) 2014年12月19日,盗窃犯张某刑满释放。然而,3月12日,再次因盗窃被禹城公安机关抓获。为了躲避公安机关的抓捕,家在齐河的张某,每次会坐车到禹城,盗窃成功后再骑盗窃所得的电动车返回齐河。

3月8日下午,禹城市车站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警称,放在楼下的电动自行车被盗。该犯罪嫌疑人异常狡猾,之后民警根据其逃跑的路线,经过6个多小时的蹲点守候,在张某的家中将其抓获。

今年47岁的张某是齐河县人,2013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,2014年又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,2014年12月19日刑满释放,再次盗窃电动车被抓。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。



3月11日,在青银高速夏津段,有六个装载巨型风机的大挂车在高速上行驶,其中最大的车长近110米、宽6.2米、重100余吨,因体型巨大,在交警部门帮助下,通过该收费站花了将近七个小时。
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申毅 摄影报道

大家伙

在家干过建筑 出国打过洋工 件件不容易

景县老陈德州寻工记

本报记者 李榕

3月12日上午8点刚过,46岁的陈如强便和妻子郭素榕,从河北景县老家赶到位于三八路的人力资源市场。老陈跟许多求职者一样,期待能在招聘会上觅到一份合适的工作。

虽然元宵节已过,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已经返城,但三八路人力资源市场仍是人山人海,入口处还不断有人流涌入。现场内的交谈声、电话铃声、脚步声……混在一起。老陈和妻子一前一后艰难地在求职大军中挤来挤去,眼睛却始终不肯离开不断变化的招聘岗位。好几次,他都差点和迎面而来的人撞个满怀。

在这之前,老陈一直在建筑工地上推砖、砌砖,干得都是体力活。四年前,他给河北景县留智庙镇大屯村一家私营企业干建筑工,工程结束后,却迟迟没能领到本该属于他的3000多元工资。“雇主说没钱,咱也没签合同,只能忍气吞声。”

听镇上的人说国外打工赚钱多,老陈在2013年跟随村友通过聊城一家外派劳务公司去安哥拉做建

筑工,劳务公司承诺每月可拿到7000元工资,都是当地的大单位。按规定,老陈一次性支付给劳务公司8000元介绍费,加上办理护照、体检、交通费等,出国前老陈前后后交给劳务公司一万多元。

但出国后的打工经历,却不像老陈想象的那般美好。他跟另外三名中国务工人员挤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,房子是自己用铁皮临时搭建的简易居所。老陈的第一个包工头是安徽合肥一个微胖的中年男子,工队里的务工人员多来自河南、山东、四川等地。最初承诺两个月一结算,但一直干了3、4个月,每人只领到一万元工资款。工队里同去的很多人都熬不住了,提前回国。老陈盼着多赚钱,咬咬牙选择继续干。半年后,包工头手没活了,又将老陈转给了另外一个包工头。

“干了大半年,第一个包工头就给了一万块钱,把我转给第二个包工头的时候,还要求我向第二个包工头交两万元的人头费。”老陈说,两万元人头费要从他的工资



12日,市民在三八路人力资源市场上寻找工作。
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

里扣,继续干了20多天他彻底死心了,便独自回国。“回国后曾找劳务公司讨说法,他说我没有履行两年的工作期限,他们不负责。这样算来,我是一分钱没赚到。”谈起在国外打工的经历,老陈很懊恼。

他说,建筑行业找工作容易,发工资不靠谱,他想换个工厂的工作。但在招聘会

上转了好几圈,都没有找到合适的。“工厂都有年龄限制,18岁-40岁,我已经超龄了。”老陈无奈地说。

在采访间隙,记者提议拍张照,老陈摆摆手谢绝了。“儿子已经18岁了,不想让他看到。”老陈说自己的压力很大,老父亲已经快70岁了,儿子也快成家了,他得努力赚钱给儿子买房子结婚。